

水 格 著

我常常做梦，梦见一片浩瀚无垠的水域，天光云影，静谧无息。
我就是岛，被隔绝了，水连着水，水之外是无法逾越的水，或者水之外是些什么，我全然不知。
就是这时我感觉到友情，友情万岁。

隔着栅栏的爱情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
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
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
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
是个过客……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我常常做梦，梦见一片浩瀚无垠的水域，天光云影，静谧无息。

我就是岛，被隔绝了，水连着水，水之外还是无法逾越的水，或者水之外是些什么，我全然不知。就是这时我感到万念俱灰、恐惧万分。

水 格 著

隔着栅栏的爱情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水格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隔着栅栏的爱情 / 水格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13-2904-2

I. 隔… II. 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9239 号

隔着栅栏的爱情

责任编辑 常 晶 寿天舒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shoutianshu@126.com

联系电话 024-23280599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东北印刷厂

幅面尺寸 130mm×210mm

字数 196 千字

印张 8.25 插页 2

印数 1-20 000 册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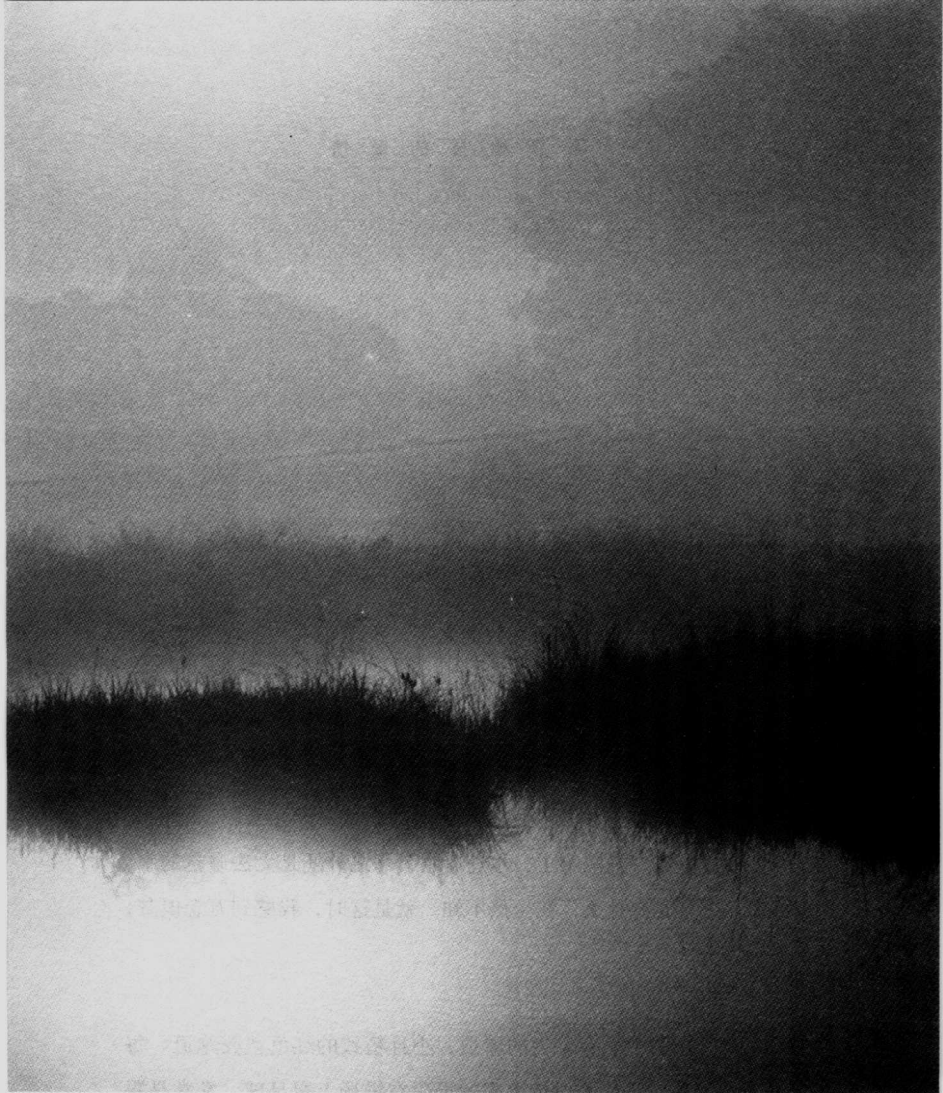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3892637-5275

目录

第一章 二月邂逅	2
第二章 裂痕	13
第三章 纪实与虚构(上)	30
第四章 在褐海(上)	43
第五章 榛·孤独站立	58
第六章 错误	74
第七章 纪实与虚构(下)	105
第八章 苏	126
第九章 离	152
第十章 朋克之城	168
第十一章 方向	182
第十二章 向绝望挺进	191
第十三章 在褐海(下)	207
第十四章 榛·依然站着	225
第十五章 奔丧	240
后记	257



我有一个不可抵达的梦，其长度超越世上一切距离。

第一章 二月邂逅

我是岛屿。这是一个别致的名字。很多年来，我在思虑为什么我无多文化的父母给了我这样一个富于哲学意义的名字。“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J.M.库切在《青春》中写道，并试图让他的主人公去证明这一点。对此，我抱有同感。

我常常做梦，梦见一片浩瀚无垠的水域，天光云影，静谧无息。我就是岛，被隔绝了，水连着水，水之外还是无法逾越的水，或者水之外是些什么，我全然不知。就是这时，我感到万念俱灰，恐惧万分。

我所在的中学有尖尖的屋顶，小且精致的红色塑胶跑道。每天下午，有一些穿着白色校服的男生在操场上踢足球，常常是踢上两个小时的光景，大汗淋漓地坐在操场边的一小块枯绿色的草坪上喝水、说话、打闹。在不远处的艺体馆楼前的台阶上，每次都会坐着一个女孩，穿 Adidas 牌子运动服，怀抱一瓶矿泉水，神情说不出的沉寂，像这个季节的落雪。其中一个男孩在比赛的间隙中偶尔跑过来，站在她面前，说几句话，她并不搭理，把手中的水轻轻地放在地上，站身，离开。这时候，其他的男孩就会一阵取笑。站在艺体馆门前的男孩怅然若失且尴尬地搔搔脑袋。

我是一月份来到褐海的。

之前，给这里的校长挂了电话。“你好，校长，我叫迟岛屿。JL师大的学生，想到贵校实习。”校长是个女的，说话有比较浓重的地方口音，而且平翘舌不分，将“迟”字读成“瓷”字，听上去总感觉有些滑稽。她铿锵有力地说：“那你就早点过来吧！我们这里二月份就开学。”我插了一句——“怎么那么早？”——“不早了，今年高考提前了一个月，这已经算是晚的了，高三学生要赶进度，要不最后的复习时间没法安排，你过来正好帮我们带一个班。”

——我就这样来到了位于辽蒙两省交界处的褐海，似乎只是做了一次漫无目的的省际旅行。走之前，澹川下了很大的一场雪。我从学校里出来，在海丰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去车站附近苏的那所大房子。屋顶上已经落满了雪，看起来像是童话里的木头房子。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来这里了。

苏不在家，曼娜肯定也不在。我不知道她们都逃逸到哪里去了。我甚至不知道在我离开的几个月里，她们是否进过这所房子。钥匙插进插孔，轻轻转动，咔咔咔——房间里的一切陈设如旧，恍若我昨天刚刚离开，地面上铺满了一层薄薄的灰尘，穿着鞋子走过去，它们会飞起来。桌上放着苏两个月前写的一张字条，她说她要走，至于什么时候回来，她自己也不清楚，她嘱咐我看好这大房子。我摇头笑笑，不知道这个老处女又要到哪里去传经布道。顺手拉开窗帘，微薄的光亮泻进来。我站在那儿，点上一支烟，看着楼下打雪仗的孩子与远处的天桥，默不作声。这中间，有三四列火车冒着黑烟轰隆隆地从天桥的下面穿越而过。

伊诺的电话就是这时打过来的。

手中猩红色的烟头一明一灭，我狠狠地抽上一口，将其捻灭，从兜里掏出手机，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按了接听键。

从那边传来一个略显抑郁的声音：“我明天的飞机。”

“都准备好了吧？”

“没有，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办完。”

我突然说不出话来，胸口一阵憋闷，几近窒息。从窗口折回身来，陷到沙发里，冷，像个孩子似的蜷缩起身体，电话那端有吱吱的电流声，还有伊诺的哭泣——突然之间就哭了，就像屋顶上积了一冬的雪，毫无理由地融化。我手足无措地沉默，电话那边却是不停不息。

“你在哪儿？”

“……”

“我有必要在临走之前把一些事情讲明白。我……”

我把手机从耳边移开，看了看屏幕上跃动的通话时间的数字，近乎麻木地按住了挂机键，长时间的，手机终于发出了“嘀”的一声，关机。我把手机远远地扔在了地上，从柜子里拽出一条毯子，裹住自己，小心翼翼地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实在太想睡一次安稳觉了。我想一觉醒来之后成为一个失忆症患者，把所有关于澹川这个城市的记忆抹去。此刻，整个城市为大雪所覆盖，可我知道，它们终将融化，不可避免，而我，终将抵达褐海这个城市，亦是不可更改。

噩梦，无休无止。

黑色汹涌而来，一阵飓风或者是沙石俱下的泥石流，总之是可以将人毁灭的东西，势如破竹而来，毫不留情地将人裹挟其中，带向一个陌生的地方。午夜的时候，我还是从梦中惊醒过来，不是雨声，这个季节不会有雨。我竖起耳朵仔细听，是雪，庞大的雪下落的声音几乎使整个城市陷入一种瘫痪。挂在墙壁上的老式石英钟奏出一连串快乐的音符，刚好凌晨两点，橘黄色的路灯下，积雪愈加辉煌，灯光奋力投射进屋子里来，散落了一地零散的光亮。我突然害怕光，起身去拉窗帘，靠近窗台的瞬间，我看见了

茕茕孑立的人影，暧昧的灯光将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拉得漫长无比。心不由自主地沉了下去。

下坠。

我披上外衣，光着脚穿着一双棉拖鞋走了出去。凉气迅速蹿进全身，我不停地打着寒战。见到伊诺的时候，他惨白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就那样看着我，沉默不语，我倒希望他冲上来擂我几拳。

“伊诺，你不值得这样。明天你就离开中国了。很快很快，你就会把这里的一切忘记。一干二净。”我怕他听不明白，又打了一个比喻，“比如说，这大雪，雪，现在多壮观哪！满世界都是，可是春天一来，它们就全没了，无影无踪。”

“……”

我伸手掸去落在伊诺肩膀上的雪花，雪花的微凉触动了指尖累积的忧伤。手索性搭在了那里。

“NO! NO!”

伊诺靠着墙，身体一点一点滑了下去，双手拄在雪里，深深地嵌进去。

我知道伊诺明天就走，需要从澹川坐火车到沈阳，再登飞机，飞回俄罗斯，可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第二天，我离开了澹川。除了一些必备的日常用品，我还从苏的房间里带走了一本《圣经》。

我将一本厚厚的《圣经》抱在怀里，默念着：安宁，安宁，安宁。

澹川火车站破烂不堪。最初还是由日本人建造的。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了。几经修葺，仍以摧枯拉朽之势颓败下去，拆毁重建已是势在必行。施工队是今年春节来到这里的，炸

掉了原来的碉堡式建筑风格的候车室，临时搭建的车站比起原来的要小上许多，且八面通风，人都被冻得龇牙咧嘴，像蒸包子一样挤在一起，以求暖和一点。开往沈阳的 N112 次列车进站的时候，我的心竟兀自顿了一下，似乎自己的身体被放置在钢轨上，为呼啸的车轮所辗过——我不禁为这种横生出来的念头感到害怕。检完车票，经由地下道到 1 站台上车的时候，我看见 2 站台已经被警方封锁。“似乎有人自杀”，站在我身边的女人反复地说。我随手给伊诺拨了一个电话：“The snbscriber you have dialed has been switched off.”

在没有抵达褐海之前，我一直对这位于中国北方的小城市抱有某种摇摆不定的厌恶感。这座城市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我跟褐海并无任何瓜葛，也从未来过，可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城市的名字——褐海。

“褐海是很大很大的海洋吗？”

父亲说：“褐海不是海洋。是一座城市。城市里有许多杂草，高及人胸。所以说，褐海是海洋的话，就是杂草的海洋。”

我对父亲的比喻充满了恐惧。丝毫没有对草的海洋这样一个意象产生任何惬意之感，却神差鬼使地觉察褐海是一个不祥之地，魔鬼藏身之所——魔鬼就藏匿在其中，随时准备冲出来陷害行走在褐海里的人。

父亲用手拍了拍我的头顶，以示安抚。他说：“等岛屿长大，爸爸带你去看褐海。”

我一把打开他的手，愠怒且恐惧地说：“我不去！”

中学对面有一家很小的书店，里面有很多好看的书。我在里面翻到了 J.M.库切的《青春》。站在那儿翻看了大约三分之一。老

板生气了，走来问我需要什么，我只好放下书，退了出来。书店旁边有一个很精致的咖啡屋，我常去那儿坐，花上三元钱要一杯热咖啡，靠窗坐着，凝视北方落雪的雅致。每次，我总是能看见他，以及她。他横穿马路从学校门口跑出来，背着一个绿色的斜肩书包。

——横穿马路是一副摇摇晃晃的镜头。

我开始感到恐惧，头皮发紧，似乎随时能迅疾驰来一辆黑色轿车，将跑在马路中央的男孩子撞飞，强而有力的，砰的一声，又落回地上。在最初的几秒钟内，先是一动不动，随后一条胳膊或者腿出现痉挛般的抽搐，鲜血像是一条红色的蚯蚓从他的身体里缓缓爬出，越来越汹涌。

每当这时候，我就开始抽烟，以此维持自己的镇定。随着男孩面孔的逼近，我知道他是在操场上踢足球的若干男孩中的一个，他迫不及待地冲进快餐店，又旋风一样冲出来，手里捧着一袋吃的物什向街对面跑去。气喘吁吁。之后，那个穿 Adidas 牌子运动服，神情沉寂的女中学生就出现了。他靠上去，她并不搭理他，径自向远处的有轨车站走去。

在最初到达褐海的几天里，我像一只苍蝇一样四处乱飞。任何人都无法洞晓我内心的隐秘。我在裤兜里揣了一把从澹川带来的蒙古弯刀，企图寻找少年时代从父亲嘴里听来的高及人胸的杂草之海。现在看来，父亲是个吹牛皮的家伙，我未曾发现任何一块草地的草高过我的膝盖，更别提高及人胸了，而且褐海根本就是一个绿化荒芜的城市，北纬 45 度的日光常常以最犀利的角度射下来，即使是冬天，依旧如此，空气中便有了一种生硬干练的味道。

——这就是褐海。

一个人无聊的时候，总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常常坐在学校的艺体馆的台阶上抽烟。无论如何，我也弄不明白，那个女中

学生为什么总是神情抑郁，而且总是每天下午坐在这里抱着一瓶矿泉水看操场上的男孩踢球。我一连三天在同一时间的出现引起了操场上男孩们的注意。

那个总是横穿马路的男孩终究还是按捺不住。第三天踢球的时候，他就心不在焉。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一次又一次把球踢飞。队友开始对他不满，他无奈地朝我看了一眼。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他们队打出了一次极好的配合，从边线进攻，节节突破，最后球落到了那个男孩的脚下，他带球前进，过人，一个，两个……起脚射门！

——我的心被紧紧揪住。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的香烟由于过度紧张而翻落在地。景象实在太惊险了！守门员冲出来，高高飞起的一脚踢中了男孩的脸部，鲜血仿佛从水泵里喷射出来，蹿出来浓浓的一注。男孩的身体飞起来，在空中突然折向地面，跌在地上，纹丝不动。

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摇晃着从地上站起来，满脸是血。他用手背蹭了一把，迫不及待地问我：“你知道榛为什么没来吗？”

“榛是谁？”

话一出口，我就想起来了。榛肯定就是那个穿 Adidas 牌子运动服神情冷寂的女中学生。男孩一脸怅然。到此时，我才发现，那个女孩真的三天时间没有在校园里出现了，至少是没在该出现的时间里出现。

“你不认识她？”

我点点头。

其他的男孩过来搀扶他，喊他的名字：“大群，你没事吧？”

他笑笑，他笑起来的样子特别好看，嘴角呈现出优美的弧度，眼神是灰灰的，“没事，就是碰破了皮。”他举起胳膊给大家看，之后，独自一人一瘸一拐地向远处走去。

——我终于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张卓群。

开始觉得无聊。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褐海，来这个乏味的中学实习。原来苦心经营的念头一到这里立即被融化，雪化成水，水又被蒸发，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世间许多事莫过如此。所以说时间是最强大的力量。你要相信它把一块石头变成一捧水的能力。

我在校长安排工作的前一个夜里到一家叫栅栏的酒吧消遣。坐在吧台前，要一杯澹川产的金士百扎啤，一口一口啜着。一个晚上，我只喝这么一杯，其他什么也不需要。我遗传了父亲身上很多的基因，譬如说不能喝酒，喝上两三杯扎啤，我大约会不省人事。

一个短发男孩坐在了我的身边，样子很干净，左耳朵上打了三个耳洞，带着银光闪闪的饰物。他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我从他的身边离开，向酒吧的一个角落里走去。

张卓群紧擦着我的脸孔走过，一股刺鼻的酒味飘进我的鼻孔，我不能确定地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似乎回头看了我一眼，便又是以迫不及待的姿态向吧台上才坐在我身边的男孩扑去，他们很快就扭打在一起，沉闷的没有声音的厮打。张卓群气势汹汹地挥舞着拳头，却总是落空，不能正中对方。相反，自己则挨了对方几拳。很快，他就像一个四处漏风的破旧皮袋一样，瘪了下去，他的身体失去了重量，暮霭般沉落。短发男孩不肯善罢甘休，恶狠狠地踢打着不堪一击的张卓群。

我看过。赤膊冲过去，将身体横在了短发男孩和张卓群之间。

我说：“行了吧！你还想打死他？”

短发男孩扬手劈来的一掌被我架在了半空，死死捏住。

他突然就笑了：“不打不相识，我叫潘景家。”

我说：“我叫迟岛屿。”

遇上曼娜是在栅栏酒吧打架的那个夜里。她一直藏匿在灯影之侧，准备随时逃逸或者跳出来刺我一下。

从人影幢幢的酒吧里出来，便是横行褐海的二月了。横贯城市东西的多灵大街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积雪。我和曼娜手挽着手向夜晚深处走去。两个渐趋渐远的身影最终湮灭在漆黑的天光里。

阔别了整整九个月之后，我和曼娜再次相遇了。没有由头的，她带我去了一个洁净的小旅馆。

我们像以前一样做爱，似乎未曾有一刻分开过。

在我进入的时候，曼娜说：“刚才在酒吧，我藏在角落里看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出来见你，最后，我听从了身体的召唤。”

我将她抱起来，让她的两条胳膊紧紧地缠绕我。倾听肌肤相亲所产生的声音：嚓、嚓、嚓……曼娜的手指嵌进我的脊背，一点一点陷进去，疼痛加剧。我第一次看见曼娜在做爱时哭泣，眼泪顺着我的脖子淌下去，四处蔓延。

窗外的街灯忽明忽灭。我和曼娜躺下来，紧紧地拥住对方，身体之间不留一丝缝隙。像两个可怜的小动物，相互安慰，取暖。

我说：“曼娜，你让我想起了自己为什么要来褐海。”

曼娜说：“我还让你想起了童年。”

伸出一根手指，堵住她的嘴，我不敢让她再说下去，浑身已觉寒意逼人。我搂着曼娜沉沉睡去。

被手机来电叫醒的时候已经是天光大亮。中午，褐海中学校长打来了电话。“岛屿。你在干什么？今天是第一天上班。你怎么就失踪了？！这样下去，以后的工作怎么做呀？”

我赶紧道歉。我说我立刻回学校。

校长说：“你在哪儿？”

我一时哑口无言，我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想问问曼娜这是哪儿。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喊了一声，无人应答。曼娜已经走了，又一次消失，也许是彻底的消失。谁知道呢。

——可我这是在哪儿？我在哪儿？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第二章 裂痕

我第一次见到曼娜的时候是在去年的三月。当时 SARS 还没有蔓延到澹川，只是在电视上听听而已。外国文学教授因此还特意给我们讲讲《霍乱时期的爱情》。他说，但愿 SARS 来得更猛烈些吧！让处于庸常中的人类经受一次极端的考验。只有在此类的极限生存状态中，人性的底色才暴露无遗。

我无心听课，从教室的后门溜出去，肘下夹着《外国文学史》在寂静的走廊上打电话给童童——童童是我现任女友。这么说，好像我是一个花心大萝卜似的，其实不是，之前我只有过一个女友，不久就分道扬镳了。大学校园里的爱情，更像是美丽的童话。可是，遇到了童童之后，我的观点全变了，我们俩似乎黏成了一个人，只要一有时间，就总往一起钻。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系的，所以还彼此抄了对方的课表，若我有课，下课时，一准会在教室门口看见童童，她端庄地站在那儿等我。我相信，我们的爱情坚如磐石，我们一起制造着许多浪漫，彼此捏对方的鼻子，要一生一世不离不弃。童童是学理的，不过总跟着我来上选修课，也跟着我读了一些爱情小说。有那么一天，在三食堂，吃面的时候，她忽然把埋下的头抬起来，两只眼睛闪耀出熠熠的光彩来。我吓了一跳，“童童，你傻笑什么？不会是得了精神病吧？我们澹川的精神病院都迁走了！”童童干脆把筷子一放，两只手托住下